

## 【发郊】煎水作冰

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50297296) at <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50297296>.

Rating:	<a href="#">Mature</a>
Archive Warning:	<a href="#">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a>
Category:	<a href="#">M/M</a>
Fandom:	<a href="#">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Wuershan Movies)</a>
Relationship:	<a href="#">发郊</a> , <a href="#">姬屋藏郊</a> , <a href="#">姬发/殷郊</a>
Character:	<a href="#">姬发</a> , <a href="#">殷郊</a>
Language:	中文-普通话 國語
Stats:	Published: 2023-09-24 Words: 9,356 Chapters: 1/1

## 【发郊】煎水作冰

by [congee2](#)

### Summary

双性，放置，强制，宫交……预警不完总之很黄，非常非常疯的武王哥，写了我最想写的金丝雀囚禁梗，可以概括为：逃跑未遂的太子被抓回来爆奸之，dirty talk+脏乱差，慎看

01.

七月正是好时候呢。

年仅十二三的侍女手端着木托，上面一只珊瑚红的陶瓷碗，满满是新运进宫的当季水果。葡萄和洗干净的水桃子上还浮着方才从冰室里拿出来而结的一层水雾，滴溜溜地顺着饱满的果皮往下晃。树影摇动，风声荡荡，因为王后喜欢僻静地，越往深处走便越觉得清凉。绿枝小心地捧着托盘，内务那边的人头一个就将水果送到栖金殿——原本叫鹿台，后来臣子上书说这名字冲撞了旧朝，实在不详，便教人改了——千叮咛万嘱咐她一定要趁着新鲜给王后送去。绿枝是被新王亲点来栖金殿伺候的，她年纪小，想法也简单天真，觉得君王如此爱重王后，事事优先想着，对她这个一心只需服侍殿下的小小侍女来说，实在是件非常幸运的事。

只是栖金殿唯独她一人伺候，许多时候忙不过来，她便也疑惑过如此偌大一个宫殿，为何却没见半个侍卫当差。

一只手比她先一步拦在门上。绿枝惶惶地仰头，冕旒上的玉珠在她脸上落下一串阴影。一身赤黑色玄衣的武王垂头对她微微一笑，新君实在太年轻了，看着不过二十出头的年纪，有副非常端秀的面孔，鼻如悬胆，眉锋利而浓，眼睛和下颌线的形状异常流畅，瞳孔乌黑色，唇水红，很漂亮清逸的一张脸。昨夜熬了大半宿处理政务，卧蚕下缩着两团青黑，神色还有些疲倦，却对她露出一个略显调皮的笑容，竖起食指点了点唇示意别出声，接过她手中的托盘，便叫人都退下了。

绿枝临跨出门槛，没忍住回了头，便刚好见武王推开门。槐树枝头最后簇拥的几点洁白随风动匆匆落下，一眨眼间便吞没了新君年轻的身影。他脸上露出的笑容竟然很腼腆甜蜜，

像个初见心上人的少年。

02.

殿内处长绒地毯从门槛一直覆盖到角角落落，绿枝年纪太小了，倘若她再长大一些，读过一点书，多听听长辈闲谈，便会晓得这地毯上的图案非比寻常。与那个被大臣们接连上书抵制的名谓一般，是已覆灭的前朝王储专用的玄鸟纹样。

事实上这间安静到落针可闻的宫殿内，从房梁到小小一只烛盏，都沿用着旧朝规制。武王踏入殿内，绒毯吸去行走间所有窸窣的声响，殿内东西不少，周边小国上贡的奇珍都如水一样流进了栖金殿，潋滟如血的珊瑚礁，幽光湛湛的夜明珠，月色的绡纱帐垂落床沿，拿银钩吊着，倒真好似女子闺房。如此密密的珍宝堆挤在室内，却依然觉得空落落，鼻端嗅见浓香，却好似没勾连住一丝人气。

武王脸上还维持那个竟有些少年样的笑容，行走间徐风掠过，常人而言不可捕捉的声响，对神君来说却好似平地惊雷。武王听见铁质金属轻轻一荡，撞击声在室内回旋，嘴边的笑容又扩大两分。

宫殿实在太大大了，走了这么许久却没见到半个人影，也许是背光，日影半斜，不知为何室内有股沉沉的憋闷感。又挪开一道屏风才能隐约听见人语声，细细碎碎的，连不成字句，好像是无意义的哼叫，黏黏糊糊，还伴随轻微的水渍响。

屏风完全拉开的瞬间伴随一道银铃脆响，猛扬起一声拔高的尖叫，不过那尖叫也很含混，像喉咙里裹着一包水液一样，有种拉丝样的黏腻感。激烈涌出的水液漫湿了底下一片地毯，直到武王用银线暗绣了云纹的短靴尖上。

武王随手将果盘放置在一旁一张小几上，锁链一端固定在房梁，将被束缚的那人两条手臂吊起在一处。漫如卷云的长发披散在身后，覆盖了整片脊背，直到垂落在地面，发梢尖被半透明的浊液沾湿，黏连成一绺绺，掩映了面孔和神情。倒是有一副好身材，手臂和裸露的肌肤都泛出股水津津的蜜糖光泽，宽肩窄腰，肌肉异常饱满，仿佛已熟烂的水桃子一般，轻轻搓一搓表皮就要汁水四淌。只是抖得非常厉害，那声尖叫以后便只是上气不接下气地大口喘息，头深深埋进胸膛，整个人不规则地痉挛着，因此铁链也不时碰撞，噼里啪啦一阵脆响。

空气中有腥臊味。

“这就尿了？”帝王撩袍，俯下身用手抬起跪着那人的下颌，面上含住丝温柔笑意，语气异常轻柔，仿佛宠溺，“这么大人了，怎么还好像个三尺幼童一样，连自己尿也管不好呢？”被他抬起的那张脸上湿漉漉水淋淋满是各种液体，鬓发在侧脸残留几缕蜷曲，眉骨高耸，和眼皮折成一个窝，蒸出一团秾艳的粉红。眼极黑而唇极红，脸颊瘦得有些凹进去，下颌收窄，整个五官透出一种十足锋利的锐气，但确实是很好看的，并非软融柔和那种好看，总之是好像写意般，气度非常不凡，还有股飘渺之意，仿如仙人呢。被打折了筋掰断了骨，用铁链缚在这一方堂皇美丽的金笼中的仙人。

而那些只知王后出身卑微、体弱多病受不得风，故而不能见人的大臣，若在此地瞧见这一张脸，怕是会吓得打跌——这分明是那已死了两回，被玉虚宫撞钟金仙广成子收为座下弟子，已封太岁部首神的殷商王储，前朝太子，殷郊。

殷郊咬着牙试图挣开那掐住他动弹不得的五指，前太子身上只着了件垂在臂弯的白袍，已经湿得透明，他从昨夜到今日实在承受了太多，如今浑身肌肉酸楚发颤，即便自觉用尽了全力，其实在姬发手中轻飘飘，甚至算不得用劲。

银铃声从武王推开屏风起便一直振荡不休，殷郊的呼吸声便也一直颤不停，随银铃响有规

律地吐出一两句发着抖的轻哼，姬发用手抹上他下唇被自己咬出的几道裂口，自己跟着那铃声哼了两句童谣。是幼年在西岐时，那时他没来得及入朝歌当质子，不认识天潢贵胄的王孙，只是躺在西岐人最熟悉亲切的麦田，母亲的怀里，听她为自己哼唱。母亲的语调柔软如叠起的麦浪，拂面山风在他脸颊逗留，像羽絮一样轻和。后来殷郊自昆仑山复生而来助他伐纣，他们并肩坐在田坎上，那时已经是元帅的姬发握紧竹马的手，给他哼这首小调，说起母亲在自己入朝歌三日后便故去。

最后他边盯着神君颈上一圈扎眼的红痕，说殷郊，你一定不能再离开我。

武王伸手调笑一样刮过那鼓出包皮翘生生一团、还往外漏水的肉眼，殷郊反应激烈地挺起腰，像条鱼一样弹动片刻，下身红烂的肉口又泌出一滩透明淫水，被用惯了的身体，实在骚得人咂舌。那敞开的阴唇肉嘟嘟地肿着，肥乎殷红，逼口延出条红绳，内里肉道紧缩着半吐出一小片银壳。殷郊发出一声哽咽，脱力似的倒在面前人的肩上，眼睛合上的瞬间面上滑下一条水痕，而姬发就在此刻伸手拉住那红绳猛地向外一扯——

“呃、嗯——！！！”殷郊唰地仰头，腰肌拧动，激烈地弯折出一道流畅的弓形，底下阴茎跳了跳，可惜连尿都射空了，实在徒劳，只有肉花又翕动张合数下。从昨天到现在，先是被人按着粗暴地禽了大半晚上，随后一整天滴水未进地塞了一肚子乱震的缅铃，他又哭又喷，此刻更连尿都射个干净，几近脱水。前太子再受不住一样摇着头崩溃大哭，可惜声也哑了，涩涩地滚出几句嘶鸣，吐出舌头眼也翻起，一脸痴像，看不出可怜，只觉像个被日坏的嫩婊子。

“……”姬发听见他嘴里含含糊糊一直呢喃着什么——像个人名，他凑近去听，殷郊嘴唇哆嗦着，整个人濒临崩溃，双目已经失神。他在说什么呢？武王一定要听清，他总是这样，殷郊的一切，哪怕只是今日多挥了一时辰剑少吃了两块糕点，他都一定要了解清楚，不容许错漏零星半点。殷郊觉得他变了，惶惑，不解，他追问，说质子旅那时你——他什么？他不这样？是他不想吗？不想方方面面地了解掌控殷郊？还是只是那时的西岐质子尚没能力对王孙这么做？

武王附耳去听，从殷郊颤抖不休的唇间一个名字越来越清晰：“姬发、呜呜……姬发，姬发，救救我……姬发——”殷郊在他愣神之刻挣开他，半透明的白袍从身上又滑下几寸，他皮肤里透出一种被禽熟的红，很靡艳，抠住绒毯手脚并用地往前爬，忘了有锁链缚着，其实再如何也爬不出太远。

武王闭了闭眼，脸上表情沉凝，日光没照透这方角落，一切草浓鸟鸣都被梨花窗木隔绝，他的表情竟然显出一种木然。等殷郊用手肘顶着身体攀上窗沿时年轻帝王突然弯唇，从喉间滚出一声嘲弄的笑，手掐住一掌可包全的踝骨猛地往回一扯——！

锁链噼里啪啦一阵巨响，“呃、啊！”殷郊被几可入肉的力道掐的痛叫一声，阴道在紧张下缠缩，缅铃又往内压回两寸，震颤间抵住敏感点，殷郊拖长调用绵而黏的尾音哼出一声，阴蒂刚蹭过绒毯窜上一股绵刺刺的酸痒，被调教得足够好，他一向是不耐快感的体质。殷郊涌出泪来，已经不知道哭过多久，卧蚕肿得像桃核，他以前就爱哭，被父王训了，想母后了，练剑遇上瓶颈了，姬发那时最见不得他眼泪，眼圈才红就想方设法地逗他笑。可如今他哭了这么许久，武王半蹲半跪着看他两腿大张狼狈不堪地伏趴在地面，脸上表情却冷冷，黑如棋子的眼珠，让人觉出透骨的寒。他恍恍惚惚想，到底是不一样的了。

那冰塑的人像从唇角裂出一丝笑，他一手掐住前太子肉乎的腿根一手掰过他两颊，猛地俯身，鼻尖与他几乎相对：“你让谁救你？姬发？你想让姬发救你？谁是你的姬发？”

他话音仿佛咯血，咬着牙，一字一顿：“你到底把我当什么了，殷郊？”难道只有当年在朝歌，与他搭过肩舞过同一把剑，曾一起在山林策马的少年，才是他眼中的姬发？

但方才说完他便扬手捂住他的嘴，力道大得已不剩多少的脸颊肉都从指缝溢出：“罢了，说了也不是我爱听的，不如不说。”殷郊瞪大眼，泪顺着眼廓滑入鬓边。

武王扛起两条还打颤的长腿挂入臂弯，白袍委顿，上好的丝绸料子，堆叠在湿透的臀间。屁股沉甸甸压在瘦韧的腰上，是一个近乎对折的姿势，姬发伸出三指粗暴插入逼口直直插进去，挖出还剩下那一只水淋淋的缅铃。银壳上凹凸不平的纹样擦过内里绞缠的嫩肉又榨出一阵战栗，一连串滑液顺着红绳淅淅沥沥淌，殷郊被捂着嘴，边摇头边呜咽出几声零星的闷喘。阳具一整根拓到底时他后脑重重磕在地面，比不上下体疼，可生理的疼又不比内心煎熬，只是耳鸣，殷郊有些神志不清地抚上自己小腹，能摸到肌肉的形状，被顶起一个圆圆的凸起。

姬发攥住他手腕逼他用力按上那个凸起，龟头被挤压到最深处时殷郊的腰激烈地弹动片刻，“禽到哪了，到你子宫了吗？你想谁来救你，‘姬发’？还是你那好师兄杨戩？”殷郊不懂他为何提及第三人，而姬发还在继续，他俯身将唇贴在殷郊耳旁，“你想都不要想。”

他用一种异常柔和，近乎甜腻的语调，“不管你想着谁、不管你把我当谁，你这辈子都只能待在我身边了，殷郊。”

他边狠力顶弄边从胸口抽出一方洁白丝帕，那上面一团刺目的腥红，殷郊被禽得恍惚，见了这方丝帕却又开始反应激烈地挣扎。姬发到底怕他喘不过气，松开手的瞬间就被他条件反射地一口咬在指根，尝到血腥味殷郊才惶惶松口，转而又怒道：“姬发、咳咳...你是真疯了是吗？！你把这个、这个.....”他说不出口。

武王垂首吻在他唇角，动作从疾风骤雨猛地变合缓，鸡巴捣进去碾揉一整条阴道，龟头正抵着嘟嘟的子宫环口。殷郊差点把舌头咬了，舒服得刚因惊怒攒出的半分力气又松懈下去，真是好不争气的一副身体，活该被叫浪货。姬发贴着他唇，沿上唇翘起、棱角分明的唇峰细细啄吻，语音也絮絮，“你忘了吗，这是我们的洞房夜纪念呢。”纪念他多年等待终于撷取可望不可即的果实，曾经在他面前倾塌碎裂过两次的明珠，折了翼的玄鸟，完完整整——也或许并不完整，但总算彻底属于他。

03.

殷郊回忆起，彼时战乱初歇，新朝建立不久，开榜封神后他到底想来再见旧友一面。离去之前，姬发告诉他自己将迎娶王后，为了巩固政权，这也不是什么太稀奇的事。殷郊忽略那种从胸口涌来的憋闷感，应该祝福的，姬发是众望所归的天命之子，可于他而言却好像还是当年那个才入朝歌，与他穿林打马、挽弓演武的少年，如今也成家立业了，他应该恭喜才是。恰巧师兄前几日同他提起——他使命和心愿俱已了，师尊催促，也许不日后就能随他回到昆仑位列仙班。

直到大婚当日。看着鱼贯而入的侍女与随之而来一身艳红喜服的帝王，姬发脸上带着笑，难得如此松快喜悦的模样，殷郊难以置信地瞪大了眼：“姬发，这是什么意思？”

而姬发不言，只是伴随忽远忽近的哄闹人语声，正使官已经准备祭告天地，天子着衮冕，在他将呈着婚服的红木漆盘一把掀翻时弯起个柔和的笑，像哄任性的孩童一样：“殷郊，别闹了。轿辇已经备好，快快换上婚服随我一同去，所有人都在等你呢。”

殷郊难以相信地望着他，忽然觉得眼前人万分陌生：“我闹？你疯了？你要娶的王后究竟是谁？！”

“是你呀。”武王上前几步执起他的手，替他拭去掌心的冷汗，“周朝初建不久，如此盛大一个典礼，万民同庆，九州来朝。全天下都知道我将在今日迎娶我的王后了。殷郊，你要凉天下人的心吗？”

“王后缺席，你想看新王朝、看我，名声扫地吗？”

新婚夜饮过合卺酒，床罩上绣着鸳鸯戏水，满目喜庆的红，而天地在殷郊眼前摇晃。那团

红在溢满眼眶的水液中慢慢模糊，转而又变得扎眼，姬发不顾他踢打挣扎，过于粗大的阳根不经扩张便捣入体内时殷郊痛的连声也发不出。他那天生畸形的女穴本就比寻常人短窄狭小，如今更遭如此蛮横的掠夺。姬发将他两腿压至胸口，抽出一条洁白丝帕，小心翼翼地抹去结合处渗出的腥红血迹。

“呜——好痛……姬发，求求你……”殷郊不断摇头，金尊玉贵的王储泪如断珠，推他胸膛又扯着他衣领哀求，他从没这么求过姬发。他们之间有不需言语的默契，姬发又一向惯着他，他这样痛了，这样求他了，可姬发却变得好陌生，铁了心要拓开他。阳具撕开紧缩的肉褶一寸寸直抵胞宫，姬发垂头不断啄吻他面颊，眉、眼、鼻尖、唇，右眼一滴水津津的泪痣被他含入口中不断吮吻，叼着那寸皮肉裹含，聊胜于无地安慰着身下被粗暴夺去第一次的前太子，“没事了，不疼了，马上就到底了，只再忍忍便好。”他温声哄殷郊，像哄一块捧在掌心含在嘴里怕化了的玉璧，叫他郊郊，真好似怀抱个心爱的宝贝，又像宠爱着个孩子。可那根阴茎却伴随殷郊一声拔高的惨叫彻底推入胞腔，在他克制不住的痉挛中开始快而狠的捣弄。

殷郊不愿再回忆仿佛噩梦一样的初夜，情同手足的好友一夜之间天翻地覆，让他陌生，让他惶恐。他成了王后，简直荒唐至极，本该死遁的殷商王储血脉，却被累在旧商白骨上建立的新朝天子囚禁在这座完全仿制着鹿台而建的华美宫殿，被逼迫着延续他的血脉。

姬发有没有想过，倘若他果真孕育上这样一个生命，究竟该算前朝余孽还是新一任天下共主？这实在太荒谬、太离奇。

那之后他试过许多种方法。神仙饮夕风露水而活，可他尚且不能完全达到这个地步。那时正逢当年末月，冬风化雪，顷刻淹没了整座庭院。殷郊还是一身松散白袍，领口袖口都镶绣着缠枝纹滚边，衣料贴合着身体柔软地垂下，只有腰上扣了一块玉环，叮叮铃铃地响。

洋洋洒洒的飞雪将檐角的瑞兽都覆盖住，天地间一种荒寒的惨白。

这么大的雪。殷郊一只手搭在窗沿，他比以前瘦了一些，指节泛有一种失血的青，雪在他指尖，过了两秒慢慢融化。他仰头往外探，房内烘着暖香，像一座精致华美的鸟笼，冷风来不及催上他脸颊就被匆匆赶来的侍女将窗口合拢。上一任侍女担忧地望了他一眼，小声忐忑道：“殿下，这几日风大，你方才退了烧，这下开窗小心又受寒了。”她学着姬发一样称呼他，殷郊不爱听王后这名谓，而姬发也好似还将他当做鹿台之上未曾跌堕的王储，偶尔牵他的手正正经经叫他殿下，仿佛真是一如从前忠心耿耿的狗侍卫。

殷郊没有为难侍女，自己走回去了。微卷的长发披散在身后，又开始枯坐在几案前发呆。侍女轻手轻脚地端走案上已经凉透的茶水，又为他新换了一杯，哪怕知道殷郊照旧不会碰。他已经不再是肉体凡胎，不吃不喝只是让他虚弱，只是受一些折磨，殷郊其实并非完全不懂，他实在太了解姬发了，像对方了解他一样。他们前半生几乎从相识起就没有分别过，除了死亡教他们短暂地分离。

他下颌绷着，收得很紧，侍女跪坐在他身侧呈上乐谱，哀求他哪怕随便弹一首也好，君王就要来了，不要惹他生气。或者喝一点茶水、吃一块糕点，往常养尊处优的嘴唇翘起死皮，他整个人透出一种暮霭沉沉的郁气，眼瞳像实心棋子一样乌黑，光亮透不进去。

宴会散后君王就径直往这里走来，外边掌灯的仆从膝盖碰地的声音在死寂的室内放大。姬发摆摆手示意别出声，这个点也许殷郊已经入睡，不要惊扰了他。

侍女乖顺地弓着腰退下。姬发摘下冕旒，不摆架子地在他对面叉着腿坐下，看见一动未动的糕点和再一次凉透的茶水，目光闪了闪，但什么也没说，只是笑道：“今天的也不合胃口吗？”

“但总要吃一些的吧，你近来瘦了好多，可让我担心。明日想吃什么呢？或者现在让膳房给你熬一碗汤喝，好不好？骨头羹，放些新鲜的笋和缕肉，以前行军的时候这样喝一碗，暖胃是最好的。”他倾身握住殷郊的手，发觉冰凉，于是攥得更紧。

不等殷郊回答他已经吩咐下去了，因为知道等不到回答。不过没关系，他总有办法让他喝下去。姬发像往常一样，他拉起殷郊坐上床榻，背后垫了一枚纱枕，让殷郊背靠着坐在自己两腿间，搂着他的腰将下巴搭在他肩膀，嗅到熟悉沁暖的香。

在这样和睦的氛围下紧紧拥住怀里这个人，年轻的君王像彻底安下心来，刻意维持着以往惯用的语调，絮絮叨叨给他讲近日周边小国来朝，他如何费尽心思，如何与使臣掰扯，讲宴会上的节目，说起剑舞还点评了一番不如他们曾经那时。然后用殷郊曾经最熟悉那好似得意又像撒娇的语气，抱怨说宴席上吃到一颗好酸好酸的葡萄，可他忍住了，没在那群老古板们面前露怯。求表扬一样。

他絮絮叨叨说了一大堆，灯火幢幢，水一样流淌，外边还在飞雪，入夜越发的寒，室内却烘得足够暖。武王掰过怀里人窄瘦的下巴，在他唇边印上一个吻，分离时脸上还残余快乐和温存。殷郊那双乌黑的眼珠沉在耸高的眉骨下，眼角一颗精巧的小痣，在光下仿似水一样闪出凌凌的光，听了半天，开口时只是淡淡的：“姬发，你准备什么时候放我走呢？”

“今年的雪好大，再过几日，也许通往昆仑的路便要堵上了。”他的眼睛移开，不再望向姬发，也不再会有或喜悦或憎恨的激烈情绪，流云一样，好似透过厚重的宫墙看向了千里以外朦胧的雪山。仿佛再多镣铐也栓不住已经在他怀中折过两次的玄鸟，“姬发，我该走了。”

“让我走吧，姬发。”

非得到这个地步，他就得让一切到这个地步。将人翻了个身压在身下时姬发头抵着殷郊耸高的蝴蝶骨，在脸颊凉凉的水泽即将滑落到他背部时提前拭去，身下的动作愈狠，殷郊脸埋在枕中，呜咽声像在他心上划下一刀。

殷郊能做什么呢？

他没法伤害姬发，冠冕堂皇的理由是四海初定，人皇不能在此时折损。可他其实又怎么下得了手？但他有更好的方法，能伤透武王的心。

他把刀往自己身上抵，神仙不是凡胎，并不能因这样的伤口就死去。殷郊看着面前玄黑色常服的帝王，那张脸是如此熟悉，如此好看的一张脸，缓缓勾起一个苍白的惨笑。他几乎也要觉得撕心裂肺了。

“让我走吧，姬发。”殷郊摇头，再一次说。他颈间垂下的玉环是姬发曾为他亲手系上的，那枚自他入朝歌起便一直佩戴在腰间的白玉环，“强求不了的，你是人皇，而我已入封神榜，总会有殊途的那天。”

姬发看着他，笑意突然缓缓沉下，“若我非要强求呢？”

他大跨步向前直行到殷郊面前，殷郊一时被他眉目间野兽一样的狠戾摄住，姬发没有尝试去夺他的刀，而是俯身拾起几案上侍女落下的剪刀，“你说得对，人神有别。”

武王面向前朝太子弯出一个凉湛湛的笑容，手里握着的剪刀先一步让自己见血，毫不留情的，“神不会死，可人会，对吗，殷郊？”

他注视殷郊在过于震撼下颤抖着握不住刀的手，太天真了，他的心上人，坐不垂堂的千金之子，他们互相都那样懂如何往彼此最痛的那处扎，可殷郊永远狠不下心做到最彻底，因此他成不了帝王，只能做姬发掌心的明珠。

“我不拦你。”姬发望着殷郊，神色称得上宽和。

“你伤自己一毫，我便往心口多刺一寸。”他拿刀尖抵住自己胸口位置，脸上露出个无可奈何的笑，“别逼我呀，殷郊。”

当啷一声，是刀柄和地面撞击的声响。

殷郊腿一软，跪倒在地。神仙感知不到冷暖变化，业已开春，他却这时才入冬一样，十二月的镐京好冷好冷，姬发上前将他拥入怀里，可是只像贴近了一块冰，只有心口流出的血是滚烫的。

04.

仙君一身月白长袍，周身还有飘逸的雾气在淡淡流散，眉心正中一条细缝扩开金色的光芒，他手中是一只细颈青瓷瓶，却并没有直接递给殷郊：“师弟，你确定要这么做吗？”

殷郊眼神飘忽片刻，很快又坚定下来：“师兄，我已拖延得够久了。殷商覆灭，我作为成汤子孙本该随之而去，即便获封太岁，也总有一天要值守神殿的。六十个甲子一轮回，合该到我了……师兄，你最清楚，我是留不下来的。”

神君眉心的天眼熠熠生光，他眉目有一种柳叶般的柔软，轻飘如絮，手指捏了个诀，人像曝晒在空气中的水滴般雾化而去，彻底消散前那只瓷瓶自发飞入殷郊手中，唯独残余叹息般的一声：“岁星右行于天，太阴左行于地，一岁一次，的确不能再由师叔代你值守了。你们之间纠缠太过，我未尝不能体谅他的心情，可是师弟，阴阳两隔，人神有别，姬发所求终归虚妄。”

“我在昆仑等你。”

杨戩的身影彻底消失，天眼设下的屏障褪去，外边簌簌的声响重新绵密地推挤入室内。殷郊握紧手中小巧的瓷瓶发怔，只需一粒，便能送姬发一场好梦，梦醒无痕，从此年轻帝王的记忆里再没有他的身影。包括他们曾有的那些好时候，营火边饮酒夜谈，阵上杀敌背靠背能交付生命的信任，他还记得姬发初来朝歌的那天，他比大多数质子都瘦小秀气些，崇应彪笑话他在西岐吃多了蓬草营养不良，下一次比试就被姬发当众摁摔在操练场上咬着牙承认落下首。

姬发总是很倔强，很灵敏，很可靠，比他稍小一些，却从相逢起照顾了他许多年。他几乎没见过姬发慌张或脆弱的模样。唯独行刑台上，他的眼神乱了，殷郊最后一刻望见他怔怔落下的泪水，竟然如此透明而轻盈，却好像山岳一样，将自己整个人压得倾塌下去。

后来武王开榜封神，他重新自昆仑天池的白雾中凝具身形，几乎当日便有一个千里以外快马而来的青年在昆仑山下的长阶上久跪不起，迎面吹来濡湿的风，有松涛簌簌，婆婆纳点缀在草木的浓绿中，空气泛来似苦似甜的香。他走向姬发的那刻，青年的眼睛比十二宫最灿的明星还耀眼。他擦干净姬发脸上憔悴的泥灰和冰凉的水液，广成子未张口，殷郊却清楚听见脑内传来的声音，他说你们缘分已尽。

石阶上受封天命的新君在他眼前依然还是那个倔强不肯服输的少年，水黑色的瞳孔里缩着一个小小的人影，殷郊替他重新束好松散的长发。也许尘缘已了，他只想陪他最后一程。

没有成功。

殷郊不知道姬发竟然一直派人注意他的一举一动，也许用监守更合适。他早知杨戩来过，神的来去也并非无踪无痕。他以为姬发已经沉沉睡去，在他手伸向他唇边的瞬间那人却猛



地一睁眼，攥住他手腕。用力太大，殷郊怀疑骨头几乎都要捏碎了。可是姬发的手指在颤抖。

夜色昏昧，武王注视他慌张睁大的瞳孔，好像是真的疑惑：“殷郊，你这辈子的心眼就在我身上了是吗？”

可殷郊看着他面无表情的脸，却觉得此刻他一定非常非常伤心。

而神灵的心竟然也会如此疼痛。

05.

快感太过载。殷郊手揪着身下的长绒毛，眼有些翻不回来，嘴也合不上，口水包不住从唇边往下淌湿了整片胸膛。姬发边拿阳具凿他已经松口的宫环，手中在嫩逼里滚过一圈的缅铃按在他翘起肿大的肉蒂上，震颤不休的银铃抵着肉豆里那颗硬籽用力碾下去时殷郊刚脱力软垂的双腿又猛向上踢了一下，头狠狠向后一甩：“唔、咿啊啊啊啊啊——”他眼泪真是一刻也没停过，为了憋回尖叫嘴把下唇咬出了血，又被姬发拿手掰开了，吻他，说别伤了自己，咬我罢。殷郊恨恨地咬下去，还没见血又松开，拿舌头小动物一样舔了舔，嘴唇还发抖，握住姬发手腕，恳求说，松开……

姬发彻底捅开胞宫那刻将缅铃上凹凸的花纹照着肉球结结实实滚了一圈，殷郊手一下软了，牙也软了，长叫一声，挺腰潮喷了足足半盏茶时间，宫腔的肉缠着鸡巴简直像陷入一汪软肉做的沼泽，水噗吡乱溅在龟头上，爽得姬发侧颌鼓出两道筋，耐了一会儿才没干脆射了个干净。殷郊吹得失神，还没等他从高潮的痉挛中缓过神来，姬发便持着腰猛地开捣，真仿佛打桩似的，殷郊哪里受得住，太酸、太烫、太痒……太快乐又太痛苦，总之太难捱了，他崩溃摇头，说不要不要了……我受不住的，姬发，受不住——啊啊啊！

可他犯了错，他想离开，被圈养的金丝鸟妄想逃跑。于是只能被用锁链束缚在这座宫殿，被干了一夜又大半个白天，哪怕神仙也顶不住，更何况他已经十分虚弱。武王给他哺了一口清水，舌伸入他口中翻搅，将殷郊亲得舒服又窒息，情人一样呢喃着：“新来这个侍女如何，能让你好好吃饭了吗？”

殷郊唰地一下推开他，嘴还湿濡地肿着，这才意识到服侍的仆从已悄没声息地换了一个，他沉浸在自己的情绪里，竟从没好好看过身边的人，“上一个呢？上一个去哪儿了？你对她做了什么？”他问出这样的话，首先自己心口如中一箭，何时他们之间已生出那么多的嫌隙。

姬发却不生气，只是阳物还拓着他孕宫，偷了两下殷郊就不再能维持住严肃的神色，眼瞳颤抖着上翻。他牵起殷郊一只被锁链束缚的手，将每一根手指细细地含了又吻，殷郊手脚俱生得比寻常男子要小上一圈，十指长得漂亮，教他捧在掌心把玩，爱不释手，“今后每一日都乖乖吃饭好吗？何时起瘦了这么多……不要再让我担心了。”

他吻了吻腕上被镣铐磨破皮的一圈红痕，“只要你乖乖的，就什么事也不会有。”

紧接着便是疾风骤雨的操弄，存了心不让殷郊开口，不想听他说话，反正也说不出好听的话。殷郊呜呜咽咽的，他这身体实在被操透了，大半年，肌肉都柔软下来，胸变成两块水滴状的脂肪，姬发吃他大了一圈的熟红奶晕，就能让他一脸痴态地吹水。有时甚至只要姬发撩起他白袍，手刚抚上肉逼，他便悄悄把膝盖内扣起来湿了，肉花往武王手上直直地坐，就这么一副骚透了浪透了的身子，竟然还想要逃。

最后他实在射无可射，可姬发还在挺弄，烛光在他眼膜上漾开一圈圈柔光，殷郊合上眼，两滴泪从眼角滑落，他呢喃了一句，母后……便再抵不住昏了过去。



06.

再醒来时听见玉石相撞的声响。

两只眼肿得睁不开，殷郊试图发声，只是声也哑了。浑身清爽，应该有被好好地清理过，手腕镣铐留下的伤和体内都上了药，凉丝丝的，室内青铜冰鉴冒出白雾气，驱散酷暑的燥热。帝王回头，正对上他的目光，露出个温柔的笑脸，“吵醒你了？”

殷郊偏头避开他俯身来讨的吻，姬发动作一顿，却并没有生气，可能再没力气生气了。

“昨晚梦到你了。”起身前姬发还是吻了他漆黑的鬓角，嗓音沙沙的，很柔和，“梦见我们还是质子那时。你为了殷寿一句赞赏，每日晚上偷偷在后山林里加练，那时我陪着你，实在耽误得太晚就宿在姜王后宫中。你跟个小火炉似的，还一定得抱着东西才睡得着，抱那么紧，我半夜总被你勒醒。”

如今殷郊无论四季手脚总是冰凉，死亡还是在他身上留下了痕迹。可是死亡也不能将殷郊从他身边带走。

殷郊听他的话，恍惚想起那时，夜风如潮，掀过山林一阵浪涛声。姬发比他稍矮一截，抱着剑柄坐在一旁昏昏欲睡。他大汗淋漓地练完后，竟然也不好意思吵醒他，只是蹲在他跟前，看着还是个小少年的姬发，轻轻的，将他额前搔动眼帘的乱发拨至脑后。

FIN.

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